

大数据精准“杀熟” 你遇到过这些陷阱吗？



●情况1 老用户比新用户价格高？

有网友称,自己在某电影票订票平台上体验到了“杀熟”。她表示,用新注册的小白账号、普通会员账号和高级别的会员账号同时选购同场次电影,最便宜的是小白账号,其次是普通会员账号,而高级别的账号一张票要比小白账号贵出5元以上。另外,她还发现,自去年下半年开始,电影票平台价格显示均价30-40元,而前一年的均价为20元。

●情况2

苹果用户比安卓用户价格高？

目前,大家的手机一般分为两个阵营,分别是苹果iOS系统和安卓系统。然而,一位网友发现,用苹果手机打车比安卓手机打车贵。这位网友认为是苹果收取手续费所致。

此外,某些视频网站也会根据手机不同型号给出不同的收费待遇。以腾讯视频为例,开通VIP会员,安卓用户1个月、3个月和6个月的价格分别20元、58元、108元,年费是198元,而苹果用户购买则要贵出5-35元不等。对于存在价格差异的原因,客服表示是由于其中包含苹果收取的手续费。

●情况3

不买的话,价格会变更贵?

在线旅游平台被批评存在“大数据杀熟”现象最多。一位网友表示,自己在某在线旅游平台订机票,选好的那班每次看时价格都会上浮;而当自己选好该机票后取消,再选那个机票时,价格立刻上涨甚至翻倍,在自己觉得“不买会更贵”而匆忙下单后,发现该航班价格又恢复到最初的低价。

●情况4

下单时默认捆绑上次服务？

此外,还有一种根据用户的“上一次行为”而默认捆绑相应服务,例如刚刚注册会员的用户,他在购买机票时,系统仅默认显示一张机票的价格;而一旦他在这次同时勾选了贵宾休息室、接送机服务或酒店优惠券等附加服务,那么在下次下单时,系统会默认帮他勾选同样的服务。

同时,还存在同一位用户在不同网站之间数据被共享这一问题,许多用户遇到过一个网站搜索或浏览的内容立刻被另一网站进行广告推荐的情况。

什么是大数据杀熟？

所谓“大数据杀熟”，有人将其定义为互联网厂商利用自己所拥有的用户数据，对老用户实行价格歧视的行为。也就是说：同一件商品或者同一项服务，互联网厂商显示给老用户的价格要高于新用户。

此前，媒体调查就曾发现，在机票、酒店、电影、电商、出行等多个价格有波动的平台都存在类似情况，且在在线旅游平台较为普遍，而国外一些网站早已有过类似情况。

是价格歧视,还是价格机制?

对于“大数据歧视”这种现象，专家也有不同观点。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组织与人力资源研究所教授刘昕认为，过去经济学里讲“一级价格歧视”。“一级价格歧视”又称“完全价格歧视”，每一位产品都有不同的价格，它假定垄断者知道每位消费者对任何数量的产品要支付的最大货币量，并以此决定价格，因而能够获得每位消费者的全部消费剩余。

而知名大数据专家、电子科技大学大数据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傅周涛则表示，让不同的消费者看到不同的价格，大家一听就觉得是价格歧视。其实可以反过来想，有些消费者看到的是原价，有的消费者可能会看到优惠券、返现券后的价格。“在这种意义上讲，我们可以不把它理解为价格歧视，而是给价格更敏感的人更多优惠。”

“大数据杀熟”是否违法？

根据国家发改委《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第三条,价格欺诈行为是指经营者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标价形式或者价格手段,欺骗、诱导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的行为。按照这一定义,“大数据杀熟”显然违反了《规定》,是一种典型的价格欺诈。

另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价款的三倍。

(据重庆晨报)

彼时，从毛竹镇顺流而下，可以放排到陕西紫阳，再从那里进入汉江，最后直达武汉。但到后来，任河河道逐渐萎缩水位变浅，航运就成明日黄花惨淡停业，船工也就消失了。直到解放后进入新中国的很长一段时间后，物流就全凭背二哥们的双肩和双脚，一直到公路全境修通之后。

而对我这种“小资情调”的人来说，毛竹镇最有味道的，是河边那一排排木架结构的老式吊脚楼。因地势狭窄，陆地有限，吊脚楼就向空中发展，延伸到河道上空。小时候，我就爱趴在别人那吊脚楼的栏杆边上，遥望对岸的大山，或是脚下因暴雨而发的奔腾咆哮的洪水，陷入无限遐思中。中国著名的国画大师吴冠中先生，就曾不远万里来到这里，创作了多幅写生作品。可惜现在吊脚楼早已荡然无存，被眼前这一排排整齐而又呆板的水泥楼房代替。

初来乍到的城里人娜娜十分兴奋,拿着一部单反相机到处拍着。她的一身鲜艳打扮和放肆个性,引来众人侧目,她也不管不顾。

我正在河边若有所失地惆怅中，忽听到有人高喊：“么舅！么舅！——”

我循声望去,看见一个壮实敦厚的小伙子在远处冲我这边挥手高喊,但我并不认识,就狐疑地转头打望,可周围并无他人,就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尖问道:“你,叫我?”

“是啊！”那小伙子大步跑了过来，亲热地拉住我的手，“我妈叫我专门来接你呢，顺便买些东西回去！乡舅你都不认识我了？”

“你是，平娃子？”我十分惊讶。印象中的他，还是一个掉鼻涕的、最爱逃学的少年娃，如今已成英俊大小伙了，而且看上去很是机灵。

“是啊！么舅你看你，真的不认识我也！”平娃子的表情很委屈，然后指指一旁的娜娜，调皮地低声问道，“这个，是不是我的么舅母哦？”

我严肃地摇头：“莫乱说哈！”

“好漂亮哦！可惜……”平娃子似乎有些失望，在我耳边说，“么舅，我妈就经常说

爷爷是个背二哥



作者 廖晓伟

你,耍了无数个,没一个带进屋!哈哈!”

我像小时候一样,在他鼻子上狠狠地刮了一下。之后,就把娜娜跟他做了介绍。然后一起离开河边,回到街上。

街边有几个人正在玩扑克“斗地主”。其中一个穿着过时的中山装、乡村教师模样、满头花白的男人一直盯着我打量，开口问道：“你，是伟娃子嘛？陈伟！”

我点点头：“是啊。你是……？”
“我们是小学同学得嘛！我是曹学操啊！”
“曹学操？”我陷入回忆，却一下子想不起来。

花白头发急了：“硬是贵人多忘事啊！就是曹小狗啊！”

我正纳闷这个小学的同学咋会如此苍老,但话未出口,却听他大声感叹道:“你娃!咋个这么球老了啊?”

我一时哭笑不得，正准备没话找话说点啥，却被平娃子一把拉起就走：“么舅走！莫跟他搭白！”又气冲冲地在地上吐了口唾沫。“呸！”

（九）

